



大河湾

阳光下的
蜀葵

孙芸苓 摄

诗笺

□晓寒

锤头刚劲 落下
砸碎旧河山
锤头霸气 扬起
锻铸新天地
溅起的火花
是激扬的文字 指点江山
低垂的夜幕
被火星洞穿出黎明的眼
铿锵的音符
人间最美的诗篇
不锈的思想
打磨出一个新世界

锤头 坚定的信念

锤头颂 (外一首)

在前进的道路上踏实行走
举起的誓言
一股钢铁洪流
浩然 天地间

镰刀颂

鲜血磨砺出的刀锋
割破夜的脉管
应声倒地的旧世界
镰刀
迎着新生的黎明走来

土地诞生镰刀
镰刀又诞生土地

大地深情的感叹号
抒发太多的苦难
收割一茬茬风
收割一茬茬雨

镰刀 一句铮铮的誓言
深刻在大地的中心
秋风在他面前低头
明晃晃如闪电
黑暗在他面前遁形

紧握镰刀
紧握坚定的信仰
迎风挥舞
挥舞永恒的召唤

随笔

两个表姐的人生目标

□黄柳青

我有两个表姐，一个是
大舅家女儿叫俊桃，一个是
大姨家女儿叫丑女（还真忘
记表姐的大名了）。她俩大
我六七岁，从小她俩在玉米
地、棉花地干活的时候就带
着我。初中毕业后，他们就
务农、出嫁，走的是一条在
咱晋南大多数农村妇女所走
的人生道路。

俊桃表姐的婆家原来有
个弹棉花的机子，她嫁过去
后，和表姐夫两个人每天“嘭
嘭”“嗡嗡”的弹棉花，屋内棉
絮飞扬，人也脏得不像样。后
来弹棉花不行了，他们又买了
榨油机，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
乡镇引进了油桃种植，他们一
边榨油，又一边种植油桃。

丑女表姐前些年和丈夫
在村里承包了两口机井，一边
靠承包村里水井浇地赚点钱，
一边又承包了几十亩地种植
玉米，后来把土地全部栽上了
油桃。我上学后，也就过年或
者放暑假的时候能和两个表
姐见上一面。看到他们风吹
日晒、一脸风霜的样子。哪里
还有原来漂亮的样子，我经常
问她们，怎么把自己累成这个
样子，差不多就行了。她们给
我说了一样的话：你看这土墙
房子多少年了，咱不盖个砖包
疙瘩子的楼房怎么能行，女
儿、小子都长大了，要上大学
、要娶媳的，咱不干，怎么
办。

家乡的油桃种植，在政府
的重视下，每两三年就有新品
种引进，换代很勤，很好。从
2010年开始，村里又引进了
冷棚、暖棚的油桃种植，农业
、林业部门的科学家经常下乡
指导，年年月月都很忙。

俊桃表姐关掉了榨油作
坊，专心种植油桃，加上又种
植了我家的几亩连带流转土
地，夫妻俩共种植了三十多亩
地。丑女表姐把玉米地都栽
种了油桃，还承包了别人的两
个冷棚油桃。2017年油桃丰
产丰收，一辆三轮车油桃卖了
就能买一台空调回去。俊桃

表姐2017年建了6间二层楼
房，带地暖，一家人住了去
去。2019年丑女表姐也把他
自己的7间平房翻盖成了二层
小洋楼。

二十多年前春节走亲戚
的时候，表姐们在土房土院
子里心心念念的楼房梦终于
实现了。当年我父亲给俊桃
姐姐的女儿取名“碧玉”，当
时我想不通表姐五大三粗
的，她女儿怎么能成为“碧
玉”呢。没承想我这个表姐
也是个有心的主儿，她一直
说当年娘家穷，没让她好好
念书，她一定要把儿女培养
成人——咱是小家碧玉嘛。
到如今，我侄女“碧玉”大
学毕业后，已经在阿里工作
四五年了，年薪大概抵得上
八九十亩的油桃价。

丑女表姐命苦，遇到个
爱喝酒的男人，表姐夫出事
早逝，如今她女儿已出嫁，儿
子在部队是三级士官。6月5
日早上，老妈打电话：“今
天回村里来，丑女地里的八
号油桃扫园，都是味道好的
品种。”我回村到她家大
棚里，丑女表姐正在给油桃
装箱，她一边装一边把颜色
红的、个儿大的朝我跟前
拨弄，“二娃，快点，把这
些好的装上，带到城里吃……”

两表姐都是过了50岁
的人，孩子们也长大成才了，
但是她们还在起早贪黑地
干，还是当年那股劲，我问
她们现在还这么累干什么。
她们还是给我说：“现在不
老还能干了，再干几年。还
得帮孙子、孙女娶媳妇、备
嫁妆呢。”

汉代扬雄曾说：“修身
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
以为的，莫而后发，发必中
矣。”两个表姐或许不知道
修身、矫思、立义之意，但
是她们确定目标、付诸行动，
从来没有气馁。两个表姐
都是普通农村妇女。她们一
生勤劳朴实，嫁夫生子，勤
俭持家，供养子女成人。她
们已是知命之年了啊！她们
的“身弓”“思矢”“义的”，
也算“发必中矣”了吧！



夏雨暖情

散文

□崔霄

人这一辈子，总会有一场雨
与你不期而遇，让你刻骨铭心，
微澜萦怀。

芒种过后，天气愈来愈热，
偶尔有一天会逼得人心焦气
燥。抬头望天，觅不到一丝
的云，哪有半点雨的影子？

高考过后的第二天早上，
送完上学的儿子，带上刚征
战完高考的女儿，移步小城
东边的民悦园，主要是想缓
一下孩子连日来的紧张和疲
惫。昨日天气预报说第二天
会有雨，心里就巴巴地盼望
着。果然，后来天气就转阴
了。没有了太阳炙烤，挺好！

步行十多分钟后，至民悦
园西北角的“音乐船吧”，一
片郁郁葱葱的杨树林里，一
条长约20多米的朱红色木船，
横卧在一圈灰色和红色相间、
错落有致的磨盘上，古香古
色的韵味氤氲出无限诗情画
意。我和孩子不由驻足下来。
天空并未闲着，缕缕白色的
光影，从枝叶扶疏的间隙里
投下。

我们绕木船一周，走到一
排轮胎做成的秋千旁，一人
选择了一架秋千坐上去，各
自荡悠起来。母女俩肆无忌
惮地说着体己话，林子里鸟
儿的叫声偶尔也会停下来，
不知是嫉妒还是在倾听。我
们旁若无人般悠悠哉哉地
荡漾着，笑声打破了空气中
的宁静，擦着地皮上的绿草
和树上的枝叶轻轻地钻来钻
去。不远处，一座座鳞次栉
比的高楼，与远处巍峨起伏
的山峦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一阵风拂过来，顿感惬意
无比。只是这惬意太短暂了，
没几分钟天空突然就黑起脸
来了，铜钱大小的雨点密集
地砸下来。赶紧溜下秋千。
距家差不多有半个钟头的
路程，回去是不可能了。扭
头四顾，看到不远处有座小
亭，于是拉起女儿的手不管
三七二十一，一阵狂奔……
风，裹着雨肆虐地摔打着，
噼里啪啦盖下来。

到亭子不到五分钟，头顶
居然淅淅沥沥地有水漏下来。
女儿抬头一看，可乐坏了：
“哈哈，妈呀，这是座茅草亭
子，你看上面全

是窟窿眼……”

我抬头一看，可不是嘛，
好些地方露着天。刚刚安定
下来的心，瞬间又被提了起
来：“看我这当妈的，出门都
不知道带把伞？太不靠谱了！”
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暗自
祈祷雨能停下来。亭子里已
无法容身了，雨水顺着茅草
的间隙越来越密地灌进来，
左躲右躲都躲不过了。正在
着急无助时，我突然发现不
远处居然还有一座水泥建成
的凉亭。衣服早已湿透，不
能再继续待在这个茅草亭子
了。

我指着不远处的亭子对女
儿喊：“咱们必须换个地方
了。”说完，提着长裙率先
冲进雨中。事后才知，我那
狼狈不堪的样子竟被女儿偷
拍下来。

她笑嘻嘻很快跟进来，举
着手机跟我喊：“妈，知不
知道你刚才跑步的样子有多
美？”“啥？”我夺过手机，
连自己也呆住了，雨中那个
美丽的背影是我吗？一个身
材窈窕的女子，随着跳跃奔
跑的节奏，秀发在空中飘舞，
红色的长裙被风掀起裹住了
臀部，露出半截莲藕似的双
腿，白色的旅游鞋踏在积水
中溅成一朵朵形态各异的水
花。真没想到，慌乱躲雨的
我会被女儿拍出如此动人一
幕，我的心禁不住一阵温暖。

一阵风吹过，我轻轻打了
个冷战。没想到这一细微动
作被女儿捕捉到了：“妈，
你把我的外罩穿上吧！”不
知怎么回事，这小家伙今天
出门居然穿了件蓝色外罩。
说着就要脱衣服给我。我心
又一次悸动起来，有湿漉漉
的东西从眼角滑落流进了嘴
里，咸咸的，甜甜的……我
的小棉袄真的长大了，知道
心疼妈妈了。

冷风时不时吹在身上，我
担心一直这样下去，母女俩
真会感冒。待到雨点稍小
后，赶忙招呼女儿走出凉亭
准备回家。没想到刚走一截，
雨点又大起来。女儿这回
一把将衣服脱下来裹在我身
上，嘴里嘟囔着她穿着太热，
扭着身子朝前跑了。我担
心地后面追，一边告诉她我
穿上了，她这才放慢了脚步。
泪水和着雨水从我的脸上
滚下来，我扯起衣服上的帽
子遮住了眼帘，装作若无其
事的样子和女

儿并排走在雨里……不知
怎么，我突然感激起这场突
如其来的雨。

走到润东村口桥下时，
雨水已在桥下积了十几厘
米，根本无法通过。我们只
好绕道另一条街，后来实在
走不动了，幸好这几天有
打疫苗的。在一家私立医院
门口，老远有出租车驶过
来，可一摸手机立刻沮丧起
来，想起昨晚忘了充电，手
机出门没多久就自动关机。
而女儿的手机，因为刚才不
停拍照也没电了，加上早上
出来急，没带钱包。

怎么办？我鼓起勇气，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拼命向出租
车招手，很快有辆蓝色出租
车向我们开过来，车子划了
个弧线，稳稳地停在了我们
跟前。女儿率先打开车门让
我先进去。落座后，没等师
傅问去哪里，我抢先忐忑地
向司机解释：“师傅，我没
带钱，手机正好没电了，能
不能先把我们送到小区楼下，
我回家拿了钱给你？”

“没事的，谁还没个不方
便，你们去哪？”司机想都
没想就答应了我。“宏鑫源，
到地儿您等下，我上楼立刻
取钱出来。”“不用那么麻
烦，一会下车时我给你个手
机号，你回家方便了加我微
信转账就行。”

后来问了师傅，车费是6
元钱。我就知道今天遇到好
人了，这下雨天，师傅就是
要10块20块乘客都不会
拒绝。平时5块钱的起步价，
这才多要一元钱。“你这样
走了，不担心我不给你转账
吗？”坐在车里踏实了，我
开玩笑地对师傅说。

师傅呵呵一笑：“不转
也没关系，就算是助人为乐
了。”车子很快就到了小区
门口。下车时，我牢牢记住
了师傅的手机号。进家门第
一件事，就是迅速给手机充
电，开机后第一时间加了师
傅好友，然后捧着手机一眼
不眨地盯着屏幕，看到验证
通过后，马上将钱转账给师
傅。

待到一切完成后，我仍旧
不放心地走向阳台，师傅半
天了还没收钱，也许他又忙
着去拉别的客人了。好在屋
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
了。抬头远眺，天空竟然
氤氲出了一道彩虹，而且越
来越清晰……